

劇本沒寫的

台北編劇故事

林月芬・著

編劇，根據先烈們的註解乃是：有功無賞、弄破要賠的文字工作者，而且苦寫千年不富，一日不寫就窮；花費幾天才想出來的情節對白，演員三分鐘就可以演完講完，而收入卻是你的數十數百甚至數千倍……。在如此這般勞筋骨、餓體膚，甚至隨時讓你動心忍性百般試探下，落跑的有之，轉業的有之，留下來的只有一種人，叫瘋子。



導演・編劇

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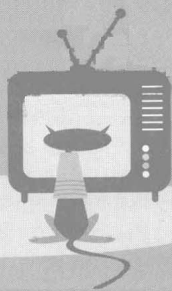
吳念真・馮建三 熱情推薦

劇本沒寫的

……

台北編劇故事

林目芬・著



台北編劇故事 - 劇本沒寫的

作 者 林月芬
版面構成 廖家偉
責任編輯 陳靜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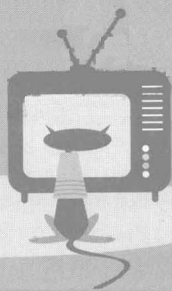
發行人 陳雨航
出版 麥田出版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51號6樓
電話：(02)2351-7776 傳真：(02)2351-9179
發 行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
電話：(02)2396-5698 傳真：(02)2357-0954
E-Mail: service@cite.com.tw
網 址: www.cite.com.tw
郵撥帳號：18966004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發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
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4/F, 504室
電話：2508-6231 傳真：2578-9337
新馬發行所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e (M) Snd. Bhd. (458372U)
11, Jalan 30D/14b,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63833 傳真：603-90562833
印 刷 凌晨企業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00年11月15日

劇本沒寫的

……

台北編劇故事

林目芬・著



台北編劇故事 - 劇本沒寫的

作 者 林月芬
版面構成 廖家偉
責任編輯 陳靜惠

發行人 陳雨航
出版 麥田出版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51號6樓
電話：(02)2351-7776 傳真：(02)2351-9179

發行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
電話：(02)2396-5698 傳真：(02)2357-0954
E-Mail: service@cite.com.tw
網址: www.cite.com.tw
郵撥帳號：18966004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發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
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4/F, 504室
電話：2508-6231 傳真：2578-9337

新馬發行所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e (M) Snd. Bhd. (458372U)
11, Jalan 30D/14b,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63833 傳真：603-90562833

印刷 凌晨企業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00年11月15日

ISBN 957-469-203-5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售價：180 元

© Printed in Taiwan

A wide, light-gray spotlight beam originates from the top left corner and tapers down to a circular pool of light on the lower half of the page. The beam illuminates the text and the vertical ellipsis.

推薦序

⋮

“” 漂浮在真實與虛幻之間的遊魂

林月芬？誰啊？你認識嗎？不認識！？啊？.....

不過，沒關係，不認識這個人一點也不可恥，因為.....說實話，我也不認識。

看到這個名字的時候，第一個反應是：這，絕對不會是我認識的人！因為這三個字直覺上應該屬於老師、鎮公所或銀行職員、高普考榜首等等的人類；而且，年紀最少也該有三四十了。這種中古級的善類(或依照刻薄的朋友的說法：這種可愛動物區的保育類動物)我認識的真的不多。這麼承認好了，三十歲之後，我所認識的人裡頭，幾乎已經沒有那種凌晨兩點之前上床，早上十點以前起床，而且還乖乖聽命於老闆、長官，乖乖打卡上班的正常人了。

OK，那，林月芬是誰？又怎麼會寫出這麼一大落跟這個名字的外型完全背離的文字，讓我整個晚上隨著她敘述的節奏、內容、無厘頭的對話，或者極簡單、極生活但卻又偏偏煽情之至的片段又笑、又感動、又粗話連連？所謂粗話，如果我的記憶沒錯，次數最多的一句是：媽的，真的還假的啊.....？

於是，當我終於知道林月芬是何等人物時，脫口而出的對白竟然一樣是：媽的，真的還假的啊？

原來林月芬就是小咪啊！

小咪是誰？你一樣不認識，對不對？不過，沒關係，不認識小

咪跟不認識林月芬一樣，一點也不可恥，而且，我還要恭喜你，因為你真是幸運！

這麼說好了，如果林月芬是屬於可愛動物區的保育類，那小咪應該是屬於野放區獨來獨往的流浪類，而且是夜行性的。根據這種分類，你應該可以想像出她的外型和特性。沒錯，她經常是一身黑，也因此臉色始終比原本的蒼白更蒼白；也許獵食不易，營養不良，或者為了配合都市叢林生存法則，得隨時在擁擠的人群裡閃避可能的危險，所以，手長腳長以便看得遠跑得快，而且，嗯……身材十分扁平，據說，因此可以自在穿梭任何窄巷、人縫，不但毫無阻礙，甚至從未引起任何驚動。獵食不易的原因是她選擇了一個我做過將近二十年，而今不敢回頭看的行業，這行業叫編劇。

編劇，根據先烈們的註解乃是：有功無賞、弄破要賠的文字工作者，而且苦寫千年不富，一日不寫就窮；花費幾天才想出來的情節對白，演員三分鐘就可以演完講完，而收入卻是你的數十數百甚至數千倍……。在如此這般勞筋骨、餓體膚，甚至隨時讓你動心忍性百般試探下，落跑的有之，轉業的有之，留下來的只有一種人，叫瘋子。

小咪研究所畢業之後開始寫劇本，現在還在寫(你一定不知道她寫過什麼，不過還是沒關係，先烈早已說過，這是編劇的宿命，何況，連她自己都絕對忘記寫過什麼。除了被某個基金會評鑑為敗壞社會善良風氣第一名的那一齣戲之外)。所以，她應該列為「留下來」的這種。這種人叫什麼？……！答對了！所以，我才說不認識她算你幸運！

有一個我挺尊敬的日本編劇家叫小國英雄，十幾二十年前曾經到台灣來過。座談會上有人問他說，編劇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寫作者？他說：編劇是一個漂浮在真實與虛幻之間的遊魂。

我不知道在精神或創作層面上咪咪是否真的如此，不過在外在行為上，這大姊絕對符合這樣的條件。比如說時間好了，這東西對她來講似乎只是睡覺與清醒的差別而已。至於清醒的時候，時間於她似乎也只有白天與晚上的分別。所以，你只好習慣在約定開會時間三小時之後，才看到她非常無辜地拎著一份早餐「飄」進來，而且一邊細嚼慢嚥一邊若無其事地聆聽別人爭論過一個時辰之後，才懶洋洋地開口道：啊.....？今天我們討論這個啊？

或者，在約定時間前兩小時就同樣無辜地坐在會議室，然後每隔十分鐘就一邊喝著瓶裝果汁、一邊嚼著永遠的早餐走出會議室，自言自語地說：奇怪，我的錶是不是壞了？或者說：啊？是不是捷運又當機了？怎麼大家都還沒來？而從來沒聽她懷疑過一個大家都肯定的事實：其實，是她自己的時間識別系統完全當機了。

當然，我不否認她偶而也有準時的時候，只是通常發言的節奏都有一點錯亂。她會在全場非常嚴肅的氣氛裡，忽然冒出極度富有個人風格的笑聲，緊接著在眾人完全不知所措的狀況下連續丟出好幾個也許是自己創作也許是幾天或幾年前聽到的笑話，講完自己大笑，然後說：「講完了，不好笑哦？」相對的，她也會在眾人八卦緋聞與色情笑話齊飛的當下，忽然掏心掏肺地說起一段別人的辛酸往事，自己的心情分析，或對這個行業的批評指教、壯志野心，甚至

相當罕見但絕對符合研究所學術水平的理論，然後以一句：「啊，我亂亂說的啦，好無聊哦！」當句點，把所有人扔在那邊一如白癡；而當有人回過神來，指著她大罵說：「小咪，你匪諜啊？鬧場啊？」的時候，她卻又露出挺可愛的虎牙，一臉無辜地說：「什麼？我剛剛說了什麼？」……

這是小咪。遊魂一枚。完完全全符合小國先生所定義的編劇人格。

有一次，我記得她忽然挺認真地問我說，剛寫劇本的時候，最強烈的感情動力可能是什麼？看著那張狀似真誠的臉，我只好也配合她難得的、認真的態度仔細地想了想，跟她說：好像是自己難忘的生命經驗，雖然細小，但絕對感動。因為我始終認為因為自己感動，所以，才有可能感動別人。

然後，她說了一句話，這句話或許只是她多年編劇工作之下不經意的感嘆，但，老人家聽來卻心有戚戚焉，這話的確是關鍵。她說：難怪我常常寫不下去，缺乏動力，原來現在大家喜歡看的、喜歡聽的是虛無而不是真實。

不知道小咪到底是為了累積動力，還是純粹為了慰勞自己，竟然在毫無宣告之下，出乎眾人意料之外地丟出一本「書」來，而且在作者欄上挺正式地填上自己的本名，完全是面對真實、告別虛無的姿態。而且，細細小小地寫著家、寫著父母、寫著有情無緣的男朋友、甚至寫著自己的「情欲」。連情欲都敢寫，可見的確真誠。

不過一如她那些狐群狗黨的朋友說的：牛，牽到北京還是牛……。真的，我的意思是，也許你不認識小咪，不過沒關係，看

完書，你絕對認識，而且，你會喜歡她，因為像這樣直爽、好笑、而且完全捨得刻薄自己來娛樂別人的都會女子實在不多，而且，她就活生生地跳到你的面前，也不管你此刻的心情，小虎牙一露，霹哩啪啦就是一堆笑話，或是一堆感動，搞不懂這是林月芬的部分，還是小咪的部分，但，這似乎一點也不重要，笑過、感動過，夠了。

應其他工作伙伴的要求，趁她人在大陸寫劇本的時候，由我這個長輩為她這本書寫序。他們說，你隨便寫啦，只要一句話千萬帶到就好，這句話是這樣的：

只要小咪「終於」寫出來的東西留給我們就好，至於，這個人，還有她那隻煩死人的貓，就留給你們啦！

導演，編劇



“” 非關傲慢只是執著

電話中，小咪讓我為這本書寫點東西。

當時，我一點都不知道，書中的故事，這麼好讀、容易讀，值得讀。我也不知道，她的生活閱歷，已經足夠成篇，與人共享。

三年多前，小咪因為打抱不平，見不得友人橫遭性騷擾，離開了電視台。從此她脫離了朝九晚五的行列，變作自由作家。名稱雖然不錯，好像自由自在，其實經常一下子寫得頭昏腦脹，耗盡腦汁，另一會卻無事可幹，各種開支還是不停出去。

日子不是很安穩，但小咪自有應對之方。搞笑其實是詼諧，自我解嘲其實是有所執著。有了這樣的態度，書中這些編劇人的故事，不但精彩，而且通過了輕鬆的筆調，展現了什麼是合宜的、正確的政治認知。

朋友介紹她寫劇本，記錄台北外國人士的生活。平實的文字，尖銳質疑了很多台灣人的種族偏見。原本台灣教徒常去的教堂，在泰菲教徒日漸增加的時候，台籍教徒「就都不見了。這其中的原因，實在很值得深思。」

小咪也有承受不住壓力的經驗。她編劇的那一集《藍色蜘蛛網》，收視率勇冠群倫，但被評為色情暴力第一名，「我的臉被狠狠的掌了一巴掌，我整個人像火一樣的簡直快燒起來了！」讀到這裡，我不禁也浮現了不是滋味的感覺。

因緣際會，一九九〇年開始，如同許多先行者，我也加入了批判右翼電視的行列，年年升高，至今未歇，並且準備未來更要張開大嘴(Open the Big Mouth)說大話，以更有系統的、更有效的、更明白的方式，對右翼電視的深層結構及皮層表現，提出更多更深入淺出的記錄、分析與批判。

但是，十年來的成就，畢竟有限，如果還能夠說有什麼成就的話。這樣，就不免讓人深自反省。

這是不是說，吾人所謂的批判知識，於事無補，不能有益於電視環境的改善，不能有助於提供比較合理的工作環境，不能有用於培育及開拓創作者盡情發揮的空間？不但如此，事理反而倒過來顯現，學生的努力竟然成為我們這種老師得以繼續從事批判的現實基礎？

想到這樣的可能性，哪裡能夠不讓人汗毛直豎，毛骨悚然？所幸，我跟小咪相同，不會有這種犬儒心態，反倒是都能從自我解嘲當中，更新並厚植執著的能力。如果不信，那就請讀完這本故事集，必然會對這個判斷，領首稱是。

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朋友的話

⋮

“ ” 編劇的異想世界

好像當作家的人，都不約而同的會有那麼一點點共通的地方：小時候很喜歡塗塗抹抹，有事沒事就愛幻想。記得我老媽就常點我的頭說：妳呀，就是愛幻想。

誰曉得，考大學考上農學院的我，畢業之後突然「變節」，竟然真的走上了成天得拿紙筆的記者工作，甚至，我想都沒想到的，後來還居然充分運用了我似乎與生俱來豐富的想像力，當起了編劇，也就是這樣，我認識了小咪。

那一年，我辭掉幹了十三年的記者工作，想嘗試轉變另一種人生，過另一種生活，我窩在家裡，試著學人家當自由作家。搖筆桿，打電腦，晨昏顛倒的自由作家生涯還真不是好過的，絞盡腦汁零零星星的接些 case 哪能過活，為了開闢財源，我竟然大膽的嘗試起從沒有試過的編劇工作。我喜歡寫東西，不過以往寫的盡是散文或是報導文學。編劇？憑空想像，捏造劇情，創作每個劇中人，還要賦予他們血肉，將故事合理化，真是莫大的挑戰。

誰會，又有誰敢要我這種剛入門的小編劇呢？剛好，這幾年風行所謂的「類戲劇」，以聳動的社會刑案為骨幹，用對白戲和旁白穿插，加油添醋改編而成的寫實戲劇節目當道，幾乎成了票房保證，擁有極大的收視群，幾家大的電視台都競相推出。全盛時期甚至有電視台從禮拜一到禮拜七，帶狀的黃金時段，打開電視機，都是這

種劇情曲折，內容驚悚，不到最後一刻難以預知結局的類戲劇節目。我跟小咪躬逢其盛。

小咪那個時候已經早我幾年入行，她成了我腦力激盪的盟友、智庫，為了「引人入勝」，製造故事高潮迭起，人物角色的弔詭，常常半夜，我們打電話聊到耳朵發燙，無線電話的手機嗶嗶叫，沒電了，才互道晚安。一天二十四小時，不管吃飯、開車、走路，還是跟人講話，腦海裡盤旋的都是曲折離奇的故事，即使睡著了，劇中人還會跟著入夢來。

蘊釀劇情的痛苦，連著幾天的煎熬，卻往往在交出兩萬字劇本的同時釋放，在節目播出的同時有莫名的快感，即使它是一個慘絕人寰的故事。

但是持續高收視率的壓力，一個本子寫得比一個本子用力，灑狗血也灑得一本比一本多，而且是越怪越好。也許江郎才盡了吧，也許心裡面的聲音在說話了吧，小編劇也會長大，小咪後來常跟我訴說她的夢想：她想寫自己想寫的，寫一本被大家肯定的好東西。

夢想，誰沒有，我也有，我想寫一些「傳世鉅作」。於是，我們不約而同的告別了「類戲劇」的年代，在編劇路上各奔前程。

有一天，小咪忽然打電話來，說要寫書了。我高興的大叫起來，哇，太棒了。可是小咪很惶恐的問我，她不會用美麗的詞藻寫散文，怎麼辦。我說，只要像妳自己，用妳自己的話說故事，又何必模仿別人？

果然，我在一個陽光午後，一口氣看完了這本用小咪慣有的口

氣「講」出來的書。小咪用一半劇本一半散文，有對白也有內心旁白的寫法，很開心的告訴大家，她對編劇的熱愛與執著，對愛情對友情的真誠與坦率，對人生逆境的樂觀認份。

文如其人，你看了小咪自有風格的文字，或者莞爾或者開懷大笑，小咪真的就是這麼一個有趣，講話爆笑的人。細細咀嚼，開心的文字間，卻藏有幾滴眼淚，幾番人生滄桑的哲學。

人生美的醜的好的壞的終將過去，留下的只是記憶，就像小咪書中人物沃瓦，有點浪漫有點矜持。就像那位「V同學」，有點遺憾有點甜蜜。不去戳破那份神秘，不去填補那份缺陷，會讓想像的空間更加寬廣。讀完小咪這本書，好像蹈入她慣用的編劇陷阱中：讓人回味再三，想像著故事的下一回合。

寫書寫劇本，寫自己真心想寫的，小咪把自己當成了唐吉訶德，堅持了這幾年，她還真的做到了。

現任東森電視台資深製作人 胡毋意